



## “万峰”背后的万峰

文 / 金丹丹 摄 / 姚志伟

万峰出新书了。《我不搞笑》的书名，偏偏让人读得乐不可支。书里，他就是那个我们熟悉的“伊甸园信箱”里的“电波怒汉”。去采访万峰是在周二晚上，杭州铺天盖地的一场大雨，伴着“呼啸”的风，很有点万峰在节目里的风范，当头棒喝、疾风骤雨。在节目开播前聊了一个多小时，越来越感觉到，这个万峰，和那个我们自认为熟悉的“万峰”，有那么多的不同。十点整，收音机里准时传来抑扬顿挫的声音，但今日听又比往日多了那么一点不同。可能就是这样看见了“万峰”背后的万峰，所以就这样兴冲冲地着急地要把它们都写出来，给你看。



### 为什么说“我不搞笑”

晚上八点四十五，万峰准时站在广电大楼的门口，收那把湿漉漉的折伞，外面是兜头浇下的大雨。

他的工作日，是每天九点半到直播室，准备十点的直播。

米色衬衣和卡其色夹克，无框眼镜。他的神情和声音都让人感觉到有一股所向披靡的斗志逼近。他看上去很年轻，看不出年龄的那种。当他说，我都六十多了，退休都两年了，我和摄影都吓了一跳，后来不禁交流，看得出来，真年轻。

他的第一本书，书名叫“我不搞笑”，读了却能叫你一分钟一小笑三分钟一大笑。万峰说，好笑不是我有意为之，是节目出来的客观效果。

这个“我不搞笑”书名其实有了七八年的历史。“一开始就有人反映我这个节目搞笑，当时想给我出书的人就说，书名就叫《我不搞笑》，这不是挺好的？”

这本来应该在七八年前就出生的书因为种种原因耽搁到现在。“我出书也不是很积极，我认为没有必要出书，我节目的精彩是通过语言，通过交流，不是通过文字。”

对于“我不搞笑”的原因，万峰一说就停不下来：“谈话节目，尤其这个性教育一定要轻松，有时候也可以幽默，可以调侃，而且世界各国的专家都说，性教育不能板着脸孔，该幽默的时候幽默，该调侃的时候也要调侃。不是我有意识地去搞笑，而是它的客观效果。”

“比方说，有已婚的夫妇来问。丈夫说，我得了阴虱。我问他你出差不出差，他说我不出差，问他有没有不洁性行为，丈夫说我没有，

妻子也没有。我就开玩笑说你这个阴虱是天上掉下来的啊？空降兵啊？天上掉下个林妹妹，天上不能平白无故掉下一个虱子来啊。这是开玩笑，调侃嘛，对不对？”

“再比方说，我这里边很有名的一个笑话。有些小青年 97、98 年无事生非嘛，他说，我的生殖器是歪的。我说你有多歪，如果说医生判断你是歪的，歪得很厉害，畸形，那是要治疗的，要开刀动手术的。不然的话，人体的器官没有一个是中规中矩的，鼻子，也没有说特别直，嘴，也有点歪，眼睛一高一低，耳朵一高一低，都有可能的嘛。我说你这个东西要那么直干什么？如果不是畸形不是有病，你又不当尺子用，你要那么直干什么？”

“性教育节目要轻松幽默要调侃，我不认为是搞笑。当然有的听众的问题太幼稚，我的回答就不客气，所以有的时候就好像是在搞笑。但这个搞笑不是我的本意，不是我有意识好像在玩噱头，通过搞笑去抓听众，抓收听率，没有这个意思。有些不怀好意的人，他们不知道你对节目的意义，他就知道哈哈大笑，但是有头脑的人，懂得的人，他知道这样的效果不是我有意的，但是这样就不好听了嘛，不就给人印象深刻了吗？”

出版社编辑讲，书卖得很不错，这周末要在上海的博库书城签售，还准备在紫金港的晓风书屋也签一次。

自然就问到了下一本。万峰说，还没想过，因为，他有点怕写文章。

### 怕写文章的超级文学爱好者

“我从小就喜欢看文学作品。私下里看得多，小学初中，就买李白、白居易、杜甫诗集，

上小学就看《三国演义》啊《水浒传》啊《西游记》啊《七侠五义》啊《东周列国志》啊。我不擅于逻辑思维，我大概是右脑发达，左脑不发达。左脑是管逻辑思维的，右脑是管形象思维的，我是半个左撇子。写文章得很有条理啊。比方说我很怕当老师，尤其中小学，什么第一大点、第二大点，第一小点、第二小点，第一小点的 A、B、C，很有条理，我就怕这个。”

其实他从小文章就写得不错，初中一年级，全校的作文比赛还拿了一等奖，那时候他在厦门的集美中学念书，获奖的作文，讲的是孙悟空游厦门，厦门的海防前线的变化多么伟大，还有海龙王什么的。高中时候，作文也被当范文来念。

可，为什么还是怕写文章呢？

“一个可能写作训练不是很多，另一个是很讨厌命题作文，中学里不都是命题作文嘛，两个礼拜写一次，礼拜六下午三节课，当场命题，写出来，我是最怕最怕。命题作文我没有感受，你让我写什么？没法写，就非常痛苦。按照弗洛伊德的学说，是在内心的深处，潜意识里，我就怕写文章。”

“我很喜欢写读后感。高一的时候，语文老师是个女作家，很喜欢我的作文。读了韩愈的《师说》写的读后感就很好，成了范文。等高二换了个老师，动不动就命题，把我吓坏了。我总觉得写文章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，不管是幼稚的还是不幼稚的，你得有自己的东西。包括后来研究生的时候写毕业论文，都要求有新意，不能跟在别人屁股后面。”

这个毕业论文，钱钟书老先生看了都很高兴。